

“是 NP”和“是(一)个 NP”*

张伯江 李珍明

提要 名词前面加不加数量词是汉语里很重要的一种语法区别,在判断句里这种区别似乎消失了。本文首先指出这种区别存在与否取决于谓语类型的不同。文章进而在词汇、句法、篇章三个平面上分别考察了“是 NP”和“是(一)个 NP”的区别,其中篇章平面的几个重要发现引出了“是(一)个 NP”倾向于主观表达的结论,这个结论同时也一贯性地解释了词汇平面和句法平面的有关现象。

关键词 判断句 无定冠词 主观性

0 引言

本文试图回答“我是学生”和“我是一个学生”这两种说法有没有区别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名词加不加数量词修饰是很重要的一种语法差别,在很多句式里都是有明显的句法—语义对立的。到目前为止,汉语语法学者关于光杆普通名词与带数量修饰语的名词之间的对立的论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的趋势:一、在动词之前(主要是作句子的主语、作“把”字的宾语)的时候,光杆普通名词代表有定的事物,排斥带数量修饰语的无定形式(赵元任,1968;吕叔湘,1948);二、在动词之后(作复杂动词形式的宾语)的时候,带数量修饰语的名词代表有界的事物,排斥光杆普通名词(陆俭明,1988;沈家煊,1995)。但是在“我是学生”和“我是一个学生”表示归类的判断句里,显现不出这样的区别。

1 判断句里的数量词是不是必要的

1.1 从“无定冠词”说起

吕叔湘(1944)说:“‘个’字是单位词,但是和别的单位词比较起来它有些地方更近似某些语言里的无定冠词。”吕先生所说的“单位词”(classifier)现在一般称之为“量词”;“无定冠词”则是大家熟知的“indefinite article”。关于汉语的无定冠词,吕叔湘(1944)还有一个重要发现,那就是,“一+单位词”这个整体相当于其他语言里的无定冠词,同时,“一”字在动词后面的时候又常常容易省去不说。吕先生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冠词并不是‘一’这一个字,而是‘一单’这个整体,‘一’字脱落了还有一个单位词。所以省略‘一’字的现象,换一个看法,也可以说是单位词本身的冠词化。”

本文考察的现象限于动词“是”字后面的“一个 NP”,确实像吕先生所观察到的一样,

* 本文曾在“第十二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长沙,2002年4月)上宣读。文章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陶红印、方梅、刘丹青、郭继懋、王灿龙、高增霞、李善熙等先生的建议和帮助。谨致谢意。

“一”字常常省略不说,只出现“是个 NP”。所以,本文行文中一律用“是(一)个 NP”统一代表这类现象。

目前一般语言学著作里关于冠词普遍认同的看法是:1)有的语言里有冠词,有的语言里没有冠词;2)冠词粘附于名词;3)冠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汉语、英语的无定冠词都跟数词“一”有关。

我们关心的是,在有冠词的语言里,冠词是不是必须在名词前面出现?如果某种语言里冠词出现不出现是自由的,那么,出现不出现有什么区别?

参考有关著作,我们简单考察几种有代表性的语言里的情况。英语里的无定冠词“a/an”是个充分语法化了的形式,所以英语里冠词几乎是强制性的语法手段。也就是说,除了专有名词以外,普通名词出现在句子里一般都要带上定冠词或者无定冠词。尽管也有不带任何冠词的情况,如“John is president.”但这种用法是很受限制的。荷兰语里相当于英语“a/an”的冠词是“een”,它的出现与不出现比较自由:

Jan	is	schilder.	Jan	is	een	schilder.
约翰	是	画家	约翰	是	一个	画家
Jan	is	communist.	Jan	is	een	communist.
约翰	是	共产主义者	约翰	是	一个	共产主义者

冠词“een”出现与否在语义上没有根本的区别,整个句子的语用意义上有细微的差别。(Dik, 1989)

韩国语相当于汉语“我是学生”的说法是:

na-neun	haksaeng-i-bnida.
我一话题标记	学生—叙述格助词词干—尊敬性总结语尾

同时,韩国语里也有相当于汉语“一个”的形式,可以加在上述句子的“学生”的前面:

na-neun	han-myeong-wo	haksaeng-i-bnida.
我一话题标记	一(数词)一名(量词)—属格助词	学生—叙述格助词词干—尊敬性总结词尾

在韩国语里这两个句子使用上意义区别很明显。如果某人说起相当于汉语“我是一个学生”这句话,听话人会觉得有点别扭。习惯上在“一名(个)”前后总应该加一些其他的修饰成分,比如“模范的”、“学习努力的”、“善良的”等,或者预示在下文还要补充说明。

从上面三种语言的简单观察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不同:

	英语	荷兰语	韩国语
冠词的使用	强制性的	半强制性	非强制性
加不加冠词意义有无区别	/	细微区别	明显区别

现在的问题就是,汉语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显然,它不是属于英语那种类型,因为汉语名词并不强制性地要求在任何场合都带上定冠词“这/那个”或者无定冠词“(一)个”;那么,汉语这种带不带冠词比较自由的语言里,带不带冠词的时候有没有意义上的差别呢?如果有,是像韩国语那样有明显的语义差别呢?还是像荷兰语那样仅仅是语用上的差别呢?

1.2 关于汉语“是 NP”和“是(一)个 NP”表义是否不同的种种看法

陈平(1987)在讨论汉语几种主要指称形式的时候指出,在表示归类的判断句里既可以用光杆普通名词,也可以用带数量修饰语的形式。他认为:

雍世杰曾是一名菜农,今年 50 多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赴美国,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约教授。

这就意味着,在陈平先生看来,光杆名词前面加不加数量词是等价的:

雍世杰曾是菜农,今年 50 多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赴美国,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任一名特约教授。

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说过的,光杆名词与带数量修饰语的名词词组之间的对立是现代汉语里的重要语法对立。这种对立在判断句里是不是同样存在呢?相信这种对立在判断句中依然存在的代表是 Hopper and Thompson (1984),他们指出:

表示归属的“是”动词后的名词经常会失去某些乃至全部词类特点,同时也就不指示任何现实的实体,语义上也不成为话语中的参与者。这就意味着它们不具备引入一个参与者并起到延展下文的作用。汉语里的表现是,作为问句“他是什么?”的答句,名词是不带数量修饰语的:

他是干部。

相反,如果说成:

他是一个干部。

则必然预示着下文中会就这个名词展开讨论。

这种看法就是着眼于“无指”和“有指”的篇章对立。大河内康宪(1985)也持类似的想法。我们认为,就一般情况而言,这样的论断是不错的,如“他买了一棵苹果树”和“他买了一个苹果”两句中的“苹果”确实存在这种差异:“他买了一棵苹果树”下文肯定不会针对“苹果”展开讨论,“他买了一个苹果”下文往往会继续谈论“苹果”。但是在判断句中是否依然如此,值得怀疑。张伯江(1997)否认了“他是干部”和“他是一个干部”两句存在表意功能上的差别。

我们的理解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判断句”这种特殊的句式,它的谓语不同于一般的谓语。沈家煊(1995)区分了“性质动词”与“动作动词”,继而区分了“非事件句”与“事件句”。Hopper & Thompson 与大河内所谈的规律在事件句中都是有效的,在非事件句中就未必仍然有效。所谓“引入话语的参与者”、“在下文展开讨论”这都是事件句中常见的语法现象,在非事件句中,每个句子都是相对独立、不依赖上下文的,句子与句子之间没有规定的前后顺序,也就谈不上话题连续性等概念了。

功能语法一贯相信,不同的形式一定有不同的功能,这种不同如果不是句法上的差异,就应该是语义上的差异;如果句法和语义上都看不出差异,也应该有语用上的差异。从语用上说,如果“他是一个干部”果真不以引入话语参与者为功能的话,那么加不加“一个”究竟有什么差别呢?

2 从词汇平面考察“是 NP”和“是(一)个 NP”的差异

这一节从词汇本身观察名词的语义特征对选用两种格式的影响。

2.1 名词的个体性

谈到名词自身语义特征对选用两种句式的影响,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汉语中“一个”的个体化作用(大河内康宪,1985)。就是说,我们可以假设,自身个体性很弱的词可以通过加上“一个”来获得个体性;自身个体性很强的名词将排斥个体化手段“一个”。但这仅仅是一个

假设,事实是否如此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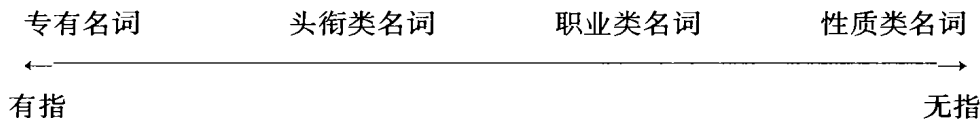
韩蕾(2001)对指人名词有全面研究,与本文有关的几个主要类别是:

头衔类名词:硕士、博士、上尉、大将、教授、工程师、县长、总裁、书记、老板;

职业类名词:保姆、教师、电工、警察、邮递员、设计师、秘书、护士、主持人;

性质类名词:青年、盲人、研究生、单身汉、党员、专家、劳模、患者、主力。

她认为名词这几类语义类之间存在着指称强度渐变的趋势:



这种论断的证据之一是:自左到右,可称呼性渐弱。她说:“称呼一般用于当面确指某一实体,可称呼性强,则意味着有指性强。专有名词整个一类都可用于称呼;头衔类名词绝大部分可用于称呼;职业类名词次之,一部分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不能用于称呼;性质类名词基本上都不能用于称呼,除非用作人的绰号时。”从这段表述中,我们相信,可以“当面确指”的、有指性强的名词,就是个体性强的名词;性质类的、无指性的名词,就是个体性弱的名词。但是,检验一下事实,我们发现,无论是上述哪一类名词,都可以在判断句里很自由地加上“(一)个”或者不加“(一)个”:

他是博士	他是一个博士	他是大将	他是一个大将
他是县长	他是一个县长	他是老板	他是一个老板
她是保姆	她是一个保姆	他是电工	他是一个电工
他是警察	他是一个警察	她是主持人	她是一个主持人
他是盲人	他是一个盲人	他是单身汉	他是一个单身汉
他是党员	他是一个党员	他是主力	他是一个主力

可见,单纯地考虑名词的个体性特点并不能分辨加不加“(一)个”的条件。

但是,如果我们限定一些场合方面的条件,那么,还是可以看出,个体性强的名词是排斥“(一)个”的:

(九十年代初)他是联合国秘书长	* (九十年代初)他是一个联合国秘书长
(在这个政府里)他是总理	* (在这个政府里)他是一个总理
(在这个家庭里)他是丈夫	* (在这个家庭里)他是一个丈夫
(这个电影里)他是主角	* (这个电影里)他是一个主角

这说明,当名词所表示的事物在一个范围内是唯一的时候,就不再需要个体化语法手段。而个体性弱的名词,即使限定了范围,也不排斥个体化语法手段:

(九十年代初)他是外交官	(九十年代初)他是一个外交官
(在这个政府里)他是公务员	(在这个政府里)他是一个公务员
(在这个家庭里)他是晚辈	(在这个家庭里)他是一个晚辈
(这个电影里)他是配角	(这个电影里)他是一个配角

我们的结论是,名词的个体性特征在一定范围内是起作用的。

2.2 用个体性解释不了的一些名词

上述规律似乎解释了一些事实,但是细想一想:在一定范围内该事物如果是唯一的,那

就跟专有名词一样了,不带“(一)个”是理所当然的。严格说起来,这并不是语法意义上的“个体性”特点,因为只有处于事件句中的名词才谈得上语法意义上的“个体性”,而非事件句中的名词都是缺乏个体性的。重要的是,对于一些与个体性无关的名词来说,这条规律并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我们发现以下句子里的“严师”“慈父”“恶棍”“歹徒”等名词,有排斥光杆形式、依赖个体数量词的倾向:

? 他是严师	他是一个严师	? 他是智者	他是一个智者
? 他是慈父	他是一个慈父	? 他是马大哈	他是个马大哈
? 他是善人	他是一个善人	? 他是懒虫	他是个懒虫
? 他是情种	他是一个情种	? 他是名将	他是个名将
? 他是恶棍	他是一个恶棍	? 他是色鬼	他是一个色鬼
? 他是歹徒	他是一个歹徒	? 他是懦夫	他是个懦夫

这个现象一时不易从词汇语义角度找到解释。

3 从句法平面考察“是 NP”和“是(一)个 NP”的差异

如果我们相信“是 NP”和“是(一)个 NP”有不同的表义功能,那么它们一定会有在有关句法过程中显示出差异。我们重点考察两种常见的句法过程。

3.1 在关系化过程中的表现

如果说“是”是一个动词,NP 是它的宾语的话,那么“是 + NP”就应该跟普通的 VO 结构一样,可以实现关系化语法过程。可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 | | |
|--------------|-----------------|
| (1) a. 老人买药 | a' 买药的老人 |
| b. 那个老人买了一服药 | b' 买了一服药的那个老人 |
| (2) a. 干部是党员 | a' 是党员的干部 |
| b. 那个干部是一个党员 | b' * 是一个党员的那个干部 |

(2a')和(2b')是我们揭示出的“是 NP”和“是一个 NP”在关系化过程中的重要句法对立。(2b')不能成立相信是具有汉语语感的人都认可的。问题是(2a')之成立有没有事实依据?有。下面是可以用来支持的证据:

(3) 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上各级委员会书记,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员会书记,是党员的,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五十条)

(4) 凡因破坏计划生育而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一律给予行政开除处分;是党员的,应同时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共产党员及干部职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规定》)

(1b)和(1b')是现实事件中个体化的实现;(2b')不成立,说明(2b)中“是一个 NP”未必体现了现实事件中的个体化作用,而可能有非客观的因素。

3.2 受修饰的情况

同样,如果说“是”后的 NP 是它的宾语的话,那么“是 + NP”就应该跟普通的 VO 结构一样,NP 可以被描写性或限制性的定语修饰。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先看几个实例:

- (5) 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
- (6) 他原来不过是个连小水筒也不如的人。
- (7) 自己只是个傻大黑粗的废物。

看看变换式:

- (5') 样子是一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
→ * 样子是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
→ 样子是较比有自由的一个洋车夫
- (7') 自己只是一个傻大黑粗的废物
→ * 自己只是傻大黑粗的废物
→ 自己只是傻大黑粗的一个废物

这个测试说明,描写性定语有强烈的要求“一个”出现的倾向。所谓强烈的倾向,不仅有以上“一个”分别出现在描写性定语之前和之后的测试,还有更特殊的一种例句的支持:

(8) 国家不再是个死板的定义,而是个有血肉,有色彩,有声音的一个巨大的活东西。(老舍《四世同堂》)

(9) 他自己既像个旧的,又像是个新的,一个什么摆设,什么奇怪的东西。

(10) 他只是个有时候教点书,有时候也作些别的事的一个中等人物。

(8)一(10)这三个句子里,都是在描写性定语“有血肉,有色彩,有声音的”、“新的”和“有时候教点书,有时候也作些别的事的”前后两次出现了“(一)个”,每句里都可以很自然地删去其中的任何一个。这种超出数量词正常用法的现象,为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一)个”未必纯然是句法的要求。

4 从篇章平面考察“是 NP”和“是(一)个 NP”的差异

揭示句法规律,可以从结构内部找到制约条件;解释结构形成的原因,则要到更大的语法单位中考察。篇章平面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一些静态结构中看不到事实。前面我们层层剥开“是 NP”和“是(一)个 NP”在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的种种表现,已经初步看到,其中的差异未必是结构原因造成的。要寻找根本的原因,我们觉得应该从篇章的角度,观察两种句式最常见的出现环境和组合条件。通过考察,我们发现了四方面的明显倾向。

4.1 “是(一)个 NP”与心理/认知动词的共现倾向

我们在老舍小说《骆驼祥子》中收集了全部表示归类的“是 NP”和“是(一)个 NP”句式,首先看到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是(一)个 NP”最经常出现的场合是叙述故事中人物的主观认识的,具体而言,就是总能在它出现的句子里看到心理/认知动词。例如:

(11) 要打算白天也照样赶路的话,他必须使人相信他是个“煤黑子”。

(12) 他一天到晚思索这回事,计算他的钱;设若一旦忘了这件事,他便忘了自己,而觉得自己只是个会跑路的畜生,没有一点起色与人味。

(13) 老者又细细看了祥子一番,觉得他绝不是个匪类。

(14) 他自居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个唯美主义者,很受了维廉·莫利司一点儿影响。

(15) 祥子恰好来到了这个小绿洲;在沙漠中走了这么多日子,他以为这是个奇迹。

(16) 他怀疑方家是跟邮局这个买卖——他总以为邮局是个到处有分号的买卖,大概字号还很老,至少也和瑞蚨祥,鸿记差不多——有关系,所以才这样热心给拉生意。

(17) 在刘四爷眼中,在一切知道他的人眼中,他永远是个偷娘们的人!

(18) 在他的眼里,她是个最美的女子,美在骨头里,就是她满身都长了疮,把皮肉都烂

掉,在他心中她依然很美。

语言学文献研究句子主观性的时候,兴趣之一就是,观察叙述者是如何站在人物的立场上理解他的感情的,也就是说,常用的办法是,用第三人称叙述故事中一个人的行为,同时用心理/认知动词(如:觉得、认为、怀疑、相信等)或者类似的短语(在他眼里、在他看来等等)来表示故事中人物的主观感受。这种时候,说话人的叙述立场虽然是客观的,但他的视角和感情已经大致等同于故事中那个人物了。因此在这种词语后头的小句就是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的。(Chafe,1994;Finegan,1995)

4.2 “是(一)个 NP”与假设/推测动词的共现倾向

假设/推测类动词跟心理/认知动词的不同在于,使用这类动词的时候叙述者更贴近故事中人物的立场,二者的立场几乎合而为一了,等同于第一人称的叙述。“是(一)个 NP”跟假设/推测类动词共现是语料中另一个明显的趋向:

(19) 我要是个男的,要是也拉车,我就得拉自己的车;自拉自唱,万事不求人!

(20) 假若虎妞是个男子,当然早已成了家,有了小孩,即使自己是个老鳏夫,或者也就不这么孤苦伶仃的了。

(21) 假若祥子想再娶,她是个理想的人。

(22) 即使遇不上大兵,他自己那身破军衣,脸上的泥,与那一脑袋的长头发,能使人相信他是个拉骆驼的吗?

(23) 即使能凑上,这是个面子事,自己等钱用么就请回,赶明儿人家也约自己来呢?

(24) 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非常有趣。

(25) 把夜里的事交给梦,白天的事交给手脚,他仿佛是个能干活的死人。

(26) 此刻,院中非常的热闹,好像是个没有货物的集市。

总起来看上面两项特点,“心理/认知”和“假设/推测”都是语言主观性(subjectivity)的表现。

4.3 “是(一)个 NP”中 NP 的主观评价性修饰语

实际语料中显示的第三个明显特点是,“是(一)个”后面的 NP 常常含有主观判断意味很强的修饰语,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名词性结构。例如:

(27) 想到这里,他抬起头来,觉得自己是个好汉子,没有可怕的,没有可虑的,只要自己好好的干,就必定成功。

(28) 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你脸上那块疤是个好记号。

(29) 不怪虎妞欺侮他,他原来不过是个连小水筒也不如的人!

(30) 家里的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

(31) 他等着吸那最后的一口气,他是个还有口气的死鬼,个人主义是他的灵魂。

(32) 在这种时候,他看女儿是个会挣钱的东西,他是作爸爸的,跟她要钱是名正言顺。

这实际上就是以上 3.2 指出的句法特点——“是 NP”排斥描写性定语——在篇章中的实际表现。放在这里讨论,不仅是因为这是实际语料考察得到的发现,而且,从篇章的角度看,还有更复杂的表现,例如:

(33) 这么一想,他心中给自己另画出一条路来,在这条路上的祥子,与以前他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了。这是个见人就交朋友,而处处占便宜,喝别人的茶,吸别人的烟,借了钱不

还,见汽车不躲,是个地方就撒尿,成天际和巡警们耍滑头,拉到“区”里去住两三天不算什么。是的,这样的车夫也活着,也快乐,至少是比祥子快乐。好吧,老实,规矩,要强,既然都没用,变成这样的无赖也不错。

例(33)这个句子,从规范语法的角度讲,应该算是个“病句”了——“见人就交朋友……住两三天不算什么”这一大段话如果说是描写性定语的话,那么我们竟然找不到它所修饰的中心语。也就是说,“这是个”后边找不到真正的“宾语”!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一种解释是:作者在“这是个”后边所要表达的主观描写性定语的主观色彩过强,以至写的时候忘了在最后加上中心语,造成了“病句”;另一种解释是:“这是个”在主观性成分之前已经开始有虚化的趋向,这个例子也许并不是病句,而恰恰是“这是个”弱化、主观性成分强化的实际表现。不管采取以上哪种解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是(一)个”后边成分的主观色彩很强。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

(34) 刘四晓得不晓得他女儿是个破货呢?

(35) 她知道祥子是个——虽然很老实——硬汉。

(36) 他的话虽然是这么简单,可是显然的说出来他不再上她的套儿,他并不是个蠢驴。这几个例子中的 NP 虽然不是复杂的名词短语,但其构成有跟例(27)一(32)相同之处:整个 NP 也是“定一中”结构,而且其中的定语部分“破”、“硬”、“蠢”也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评价色彩的。

进一步我们发现,这种主观评价色彩并不一定总是以定语的身份出现,例如:

(37) 他看了这个娘们两眼,是的,她只是个娘们!

这个句子中的“娘们”也带有主观评价色彩,这是词汇本身所带有的。

4.4 “是 NP”的客观性倾向

与上述“是(一)个 NP”的主观性形成对照的是“是 NP”的客观性倾向。这种客观性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

4.4.1 “是”前的状语成分

“是 NP”的客观性倾向首先表现在“是”前的状语成分上,具体而言,就是确认性的副词或短语使用得很多,例如:

(38) ……他究竟是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样听见风便是雨。

(39) 别种谣言往往始终是谣言,好像谈鬼说狐那样,不会说着说着就真见了鬼。

(40) 她已早不是处女,祥子在几点钟前才知道。

(41) ……仆人根本是猫狗,或者还不如猫狗。

(42) 本来是干儿子,再作女婿,反正差不很多;……

(43) 这个茶馆一向是包月车夫的聚处,……

(44) 到底是哥儿们哪!

(45) 刘四自幼便是放屁崩坑儿的人!

与此相同的还有全句的修饰语,例如:

(46) 平日,大家是苦汉,刘四是厂主……

(47) 干脆对你说吧,姓曹的是乱党,拿住就枪毙,他还是跑不了!

(48) 对了,自己是车迷!

副词“早”“本来”强调事情的客观性;小句“对了”“干脆对你说吧”指示其后所述事实的真实性。

4.4.2 “是 NP”表义的多能性

“是 NP”固然比“是(一)个 NP”更多地用于客观表达,但也有表示主观倾向的,如用在表示假设、猜测的句子中,或者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定语等。例如:

(49) 拉车是苦事,可是我要是男的,有把子力气,我楞拉车也不去当巡警。

(50) 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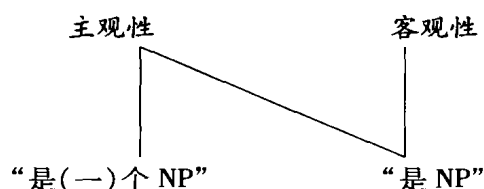
4.5 统计与小结

上述几个特点是从实际语料中得出的,这里介绍一下语料中的实际分布。重点是看“是(一)个 NP”的情况。老舍的《骆驼祥子》里用于表归类的判断句的一共 72 例。上述几种特点所占的比例是:

与心理/认知动词共现的	21 例	占 29%
与假设/推测动词共现的	16 例	占 22%
NP 带主观评价定语的	23 例	占 32%
NP 自身带主观评价色彩的	17 例	占 24%

这四个特点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说带主观评价性定语的就有可能跟心理/认知动词共现,也有可能跟假设/推测动词共现;自身带主观色彩的名词也可能分别跟这两类动词共现。有两种以上特点共现的例子在全部 72 例里有 21 例。我们把句子里至少带有上述任何一种主观表达方式的例子做一个总的统计,《骆驼祥子》里的“是(一)个 NP”,带有主观表达色彩的例子一共是 61 个,占总数的 85%。

4.4.2 里我们介绍过,“是 NP”对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没有明显的偏爱,应该说是种比较中性的句式。相比较而言,两种句式使用上的倾向性可以概括为:



总之,篇章角度的考察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是(一)个 NP”在语用上有强烈的主观表达倾向。

从篇章角度得出的“主观表达倾向”是不是关于判断句中“(一)个”作用的根本特点呢?我们看看它都能解释哪些现象。

第一,它可以解释篇章平面上“是(一)个 NP”多用于表达非现实语句,现实语句多选用“是 NP”的倾向;第二,它可以解释句法平面上描写性定语只跟“是(一)个 NP”搭配而很难跟“是 NP”搭配的规律——因为描写性定语有很强的主观色彩。第三,它可以解释词汇平面上“严师”“慈父”“恶棍”“歹徒”那些词语明显依赖“一个”的倾向——因为那些词里“严”“慈”“恶”“歹”都是带有说话人浓厚的主观情感的。

5 讨论

本文通过实际语料的考察,得出一个明确的倾向性结论:使用“是(一)个 NP”的句子往往有明显的主观表达意味。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我们很难回答。但我们至少应该追究一

下,这是不是偶然的现象?

Dik(1989)介绍荷兰语里“Jan is communist.”(约翰是共产主义者)和“Jan is een communist.”(约翰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区别时说,二者语义上有一种细微的区别:前者是关于“约翰”的身份的客观描述;后者则更倾向于说话人的主观认定。这种区别在以下例证中显示出来:

(51) Ik vind jou net een communist / * communist

这句话用英语说是“To my mind, you are just like a communist.”用汉语说就是“看上去你像/是个共产主义者。”在这种意思上,荷兰语里的不定冠词“een”是不能省去不说的。这种倾向跟汉语里的情况如出一辙。不过,汉语里“(一)个”的出现与否相对来说更自由一些。

上面是其他语言里的平行现象。下面我们再回到汉语里寻找一些相关的语法现象。其实,汉语里用“(一)个”表达某种主观色彩也不是孤立的现象。这里简单引证两种。

储泽祥(2001)讨论了“书呆子一个”、“混蛋一个”、“神经病一个”的现象,指出“数词限于‘一’的‘名+数量’,总是对某一事物作出判定或评价”,并提出很有力的句法证据:

(52) 造反派说我们是酒囊饭袋,领这么多的工资,其实是草包一个。

(53) ……你以为你们就真是爷了? 孙子一个。

其中复数的“我们”、“你们”与宾语中的“一个”在数量上不对等,证明“一个”在这里不表示数量意义。

杉村博文(2002)讨论了“把”字句宾语带“个”的问题。一般认为“把”字句的宾语应该是有定的,不能是带“(一)个”的名词形式。杉村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宾语带“个”的“把”字句往往是带有“主观评价意义”的。

不论是“NP 一个”,还是“把个 NP”,还是本文讨论的“是(一)个 NP”,其中所带有的“主观评价意义”也许都是格式(construction)带有的。但是,不同的格式表示主观意义的时候都选择了“(一)个”,这不是偶然的。

6 结语

本文对现代汉语中表归类的“是 NP”和“是(一)个 NP”进行了全面考察。结果发现,汉语判断句中的“(一)个”,既不像英语里的无定冠词是个强制性的语法成分,也不像韩国语里那样完全具有区分语义的作用,而是处于两者之间:既没有语法强制性,又不完全区分语义,只是在语用上具有一种较为明显的选用倾向——“是(一)个 NP”倾向用于主观性的表达,“是 NP”倾向于一一般表达。

文中我们先从基本概念开始讨论,确认汉语中光杆普通名词跟带数量修饰语的名词二者有时是具有清楚的语法—语义对立的,这主要是在事件句里。接着我们仔细讨论了前人关于判断句里二者有没有表义功能区别的种种论述,得出非事件句里二者没有类同于事件句中的那种差异的结论,匡正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看法。接着,我们一级一级地考察相关的语法单位。在词汇平面,我们发现一些带有主观评价色彩的词语有要求“(一)个”的倾向;在句法平面,我们发现了“是(一)个 NP”不能实现关系化的语法过程,同时“是 NP”不能用于多加描写性定语的场所;在篇章平面,我们发现“是(一)个 NP”多用于含有心理/认知动词和假设义动词的句子中。

功能主义语言学相信,句法结构的形成,大多有篇章—语用方面的动因。本文的研究正

好可以证实这一论断。我们从篇章平面发现的规律既解释了篇章自身里两种句式的差异，也自然解释了句法上两种句式的差异，以及词汇上两种句式的差异，使得不同语法层面上看上去并不相关的几种语法现象得到了统一的解释。

参考文献

- 陈平(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第2期。
- 储泽祥(2001) “名+数量”语序与注意焦点,《中国语文》第5期。
- 大河内康亮(1985) 量词的个体化功能,原载《中国语学》,232。中文载《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选》,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
- 韩蕾(2001)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指人名词构成的双名词语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陆俭明(1988) 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的作用,《语法研究和探索》(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1944) 个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字脱落,《金陵、齐鲁、华西大学中国文化汇刊》第四卷,另载《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 吕叔湘(1948) 把字用法的研究,《金陵、齐鲁、华西大学中国文化汇刊》第八卷,另载《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 杉村博文(2002) 论现代汉语“把”字句“把”的宾语带量词“个”,《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沈家煊(1995) “有界”和“无界”,《中国语文》第5期。
- 唐翠菊(2002) 话语中汉语名词短语的形式与意义及相关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徐烈炯(1999) 名词性成分的指称用法,徐烈炯主编《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赵元任(1968) 《中国话的文法》,中文本吕叔湘译,名为《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讚井唯允(1993) 语用上的具体化与一般化——从所谓“无定 NP 主语句”与“存现句”说起,原载东京都立大学文学部《人文学报》,234。中文载《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选》,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
- 张伯江(1997) 汉语名词怎样表现无指成分,《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45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Chafe, Wallace. (1994)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The flow and displacement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k, Simon C. (1989)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Foris Publications.
- Finegan, Edward. (1985)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eds. pp1—16.
- Hopper, Paul J.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4) Lexical Categories in Universal Grammar. *Language* 60, 703—52.
- Stein, Dieter and Susan Wright (eds) (1995)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张伯江,男,1962年出生,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著有《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合著)等。

李珍明,女,1974年出生,韩国汉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系硕士研究生。